

武则天

一代女皇，绝世情仇，荡气回肠；
硝烟战争，宫廷厮杀，惊心动魄。

秘史

一部伟大而凄美、悲壮而惊心的经典传奇，
融合激情与梦想、雄奇与苍凉、残忍与仁慈……



王彪 周粟 赵锐勇 骆烨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W U Z C T I A N



王彪

周粟

赵锐勇

骆烨

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AND ART
PRESS

武则天

秘史



w u z e t i a 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则天秘史 / 赵锐勇, 王彪, 周粟著. —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11
ISBN 978-7-5399-4679-5

I. ①武… II. ①赵…②王…③周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7139 号

书 名 武则天秘史

著 者 赵锐勇 王 彪 周 粟

责任编辑 江山华 丁小卉

装帧设计 瀚清堂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1.75

字 数 51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679-5

定 价 29.9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

公元 690 年 9 月 9 日清晨，天空中出现奇异、魔幻般的景观，日月双悬于透亮的碧空，似乎日夜被合并在一起，透彻的光亮笼罩天地。

巍峨的皇宫，飘扬的旌旆，群臣跪拜，光芒四射的日月凌空而过。

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回荡：“我喜欢太阳，也喜欢月亮，最喜欢的是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，日月凌空，把白天黑夜全都照亮了。所以，我把自己的名字取为‘曩’，这可是我发明的字儿。是啊，我喜欢新鲜，喜欢亘古未有。这一天，也是亘古未有吧？我，武曩，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，在则天门登上了帝位！”

武则天登上雄伟的则天门，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宣布改大唐为周，改年号为天授。她被尊为圣神皇帝。一个女人，史无前例地坐上了皇位，于是，她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。这一年，她六十二岁。

这个女人君临天下，俯瞰跪在面前的群臣和儿女，感慨万千。这是中国历史上，独一无二的女人，她让所有的男人臣服在她的面前，对她顶礼膜拜。近半个世纪前的那则神秘预言“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”终于应验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她历尽艰险，几度起死回生，并且还为此付出了两个亲生儿子一个亲生女儿生命的代价。眼前飞扬的旌旗、雷动的欢呼让她恍惚回到太宗时代。她依稀看见战马在疾驰，号角在回荡，如此壮阔的景象与气势，撼动了山河……



唐太宗李世民率领着数十万大军正与突厥军进行着惨烈的厮杀，身穿金色盔甲的李世民恍若天神，勇不可当，他的烈骑仰天嘶叫直冲敌阵，太宗皇帝的青铜剑划破长空，斩落了敌首。

顿时，敌军溃败。李世民率大军追杀。

战场上，金戈铁马、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。

武士彠和长孙无忌护卫在李世民左右，奋勇杀敌。突然，一队突厥骑兵冲杀过来，喊声震天。武士彠大惊道：“皇上，突厥有伏兵，快撤！”

“狭路相逢勇者胜！杀！”李世民举剑大呼，他带头冲杀，唐军将士勇气倍增，跟着他们的皇帝冲杀过去。

长孙无忌大喊道：“皇上，小心啊！”

武士彠纵马疾驰，挥舞长矛刺翻两个突厥士兵，长孙无忌也挥剑护住了李世民。一个突厥将领挥起两把月牙刀朝武士彠的背后袭来，武士彠与之大战。

这时，另一个突厥将领一箭射中了李世民坐骑的马蹄，战马轰然倒地。李世民被掀下马来，这个突厥将领立刻挥着两根狼牙棒向李世民杀来。李世民毫不畏惧，拿剑抵挡，几个回合后，他一剑砍断了突厥将领手里的缰绳。

突厥将领的狼牙棒砸了下来，李世民打了个滚，竟然抓住了突厥将领坐骑的缰绳，他拖着缰绳与突厥将领转圈，突厥将领的狼牙棒虎虎生风地劈过来，都被他躲开。长孙无忌挥剑与其他围上来的敌军激战。

突厥将领暴怒起来，狼牙棒一挥，生生劈断了缰绳，李世民再次摔倒。

此时，武士彠已刺死了跟他搏杀的突厥将领，回身去救李世民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突厥将领狂笑着举起狼牙棒朝李世民的脑袋砸去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李世民竟然把手里的长剑掷出，长剑直穿突厥将领的心窝。

唐军一阵欢呼，武士彠高兴得举起长矛大呼：“万岁！万岁！”就在这时，又一个突厥将领杀到，他举着弓箭瞄准了李世民。

长孙无忌惊呼道：“皇上闪开！”

武士彠奋不顾身纵马挡在李世民跟前，呼啸而来的箭直刺进武士彠的胸口，武士彠晃了一晃，僵在马背上。

那个突厥将领举着长矛，直向李世民刺来。武士彠怒目圆睁，他一咬牙，“啪”一声折断了插在胸口的箭，挺起长矛迎向突厥将领。“噗”一声，双方的长矛都刺中了对方的胸口。

李世民悲痛地大呼道：“武将军——”

唐军奋勇杀敌，击退了突厥军。

战场空地上，李世民抱着浑身是血的武士彠，武士彠的胸口插着断箭。李世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，长孙无忌也垂泪相望。武士彠慢慢地醒了过来。

李世民难过地说：“武将军，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跟朕说。”

武士彠声音微弱地说：“皇上恩典，臣感激不尽。臣……臣最放不下的是臣的女儿，她叫武……武媚娘……”

李世民含泪握住武士彠的手：“武媚娘，朕记住了。你就把武媚娘托付给朕吧。”

武士彠的脸上露出笑意，闭上了眼睛，他握着李世民的手颓然松开了。

李世民班师回朝后，即下诏厚葬武士彠，并让刘公公去宣武则天进京面圣，以备后宫之选。

面对父亲的战死和自己突然要被召进皇宫，武则天却表现得异常坚定和冷静。

在宅厅堂里，正中摆着武士彟的灵位，灵位前香烟袅袅。

杨氏拉着女儿的手在哭泣，旁边放着为武则天进宫准备的百宝箱，箱子里放满了金银珠宝。她哭泣着说：“媚娘，都说皇宫不是人去的地方，娘放心不下你……”

武则天却很乐观：“娘不必难过，见天子是件好事，应该高兴才对啊。”

杨氏看着武则天道：“娘就怕再也见不到你了……”

武则天摇摇头，拉着母亲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娘，你忘了爹以前说过的话吗？爹说不能把我埋在民间。”

杨氏一凛，擦了擦眼泪道：“那是你爹听了袁相士的话，你刚满周岁那年，袁相士袁天罡来咱们家，他是天下闻名的相术大师，你爹请他给你看相，因为娘一心想生个男孩，就给你穿了男孩的衣服……”杨氏回忆起了袁天罡给穿着男装的武则天看相的一幕，当时这位相士很是惊讶，认为武则天若是女孩，必将成为天下之主，武士彟和杨氏听了这话，都极度惊愕。

杨氏再次流泪：“你爹怕传出去惹来大祸，这事再也不许提起。”

武则天的眼里闪烁着泪花，拉住母亲的手，决然道：“娘，我知道，爹早就跟我讲过了。”

武则天说完，转身取过几支香，凑近蜡烛上的火苗点燃，对着武士彟的灵位拜了拜：“爹，你的苦心女儿明白，女儿这就去皇宫，去天子身边……”

就这样，武则天离开了她的母亲，被刘公公领进了唐宫。自这一刻起，武则天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皇宫甬道，刘公公领着一顶小轿从皇宫边门进来，小轿徐徐行进在高大的宫墙下。

轿帘的一角掀开，露出武则天好奇的大眼睛，她眼里的皇宫，越来越深邃，越来越宏大，暮色中的大明皇宫依然气势恢宏。小轿穿过重重深宫，直至辉煌的甘露殿。

此刻，在甘露殿里，征战凯旋的李世民正让侍卫卸下还沾着鲜血的金色盔甲。侍卫把沉重的青铜剑挂到九龙壁前的兵器架上。

夜晚，在甘露殿的浴房里，紫檀木桶内热气腾腾，美丽的花瓣浮在水面。

武则天上身赤裸被一群侍女忙碌而程序繁复地清洗着。然后她那裸体被华丽的丝绸织锦毯包裹起来像一床卷席筒一样，太监们高举着她如祭品般擎出去。

夜很黑灯很黄，穿过一个个庭院、回廊、宫门、台阶……最后到达甘露殿寝宫。

太监们把武则天竖着立在地上。武则天从全身包裹着的丝绸织锦毯的卷席筒上方露出头来，她似乎毫不胆怯甚至有些好奇。她看见那个统驭天下的大唐皇帝，但在她面前他只是个四十岁的男人。

李世民瞥了一眼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武曩。”武则天答道。

“哪一个照？怎么写法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日月凌空。涵义是日月普照永世光明。”

“朕一生读书破万卷，从未识得此字。”

武则天莞尔一笑：“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。”

李世民惊奇地审视着她那双令人销魂蚀骨的丹凤眼，他从墙上取下那把青铜剑，割断她身上如卷席筒般丝绸织锦毯上扎着的丝带，丝绸织锦毯随之掉落下来，露出她那仅穿着件红



肚兜和薄纱的背影。

她自信地站在宫殿中央，望着眼前的大唐皇帝。

李世民十分简单地指了指那张奢华的龙床：“那就……来吧。”

武则天缓缓走向龙床。李世民一件件脱去外衣，露出他那剽悍的身材。

甘露殿外，大雨倾盆，雷电交加。

甘露殿内，李世民与武则天两人的身影在靠拢，突然一个霹雳打在甘露殿上，蓝色火球击中殿角，大殿应声塌下一角，殿顶栋梁椽木榻落在龙床上。

李世民双手上擎木梁，武则天竟不惊恐，反而帮他顶起另一根梁椽。两人被困在一起。李世民看着眼前这个小女人：“你不怕？”

“皇上在，我怕什么。”武则天异常乐观。

“好！我要封你为武才人！”李世民道。

这时，太监和羽林军冲进来救援，纷纷围着龙床搬去塌落物。李世民身上那根木梁被移去时，梁上掉下一本书来，上书《宫廷秘录》。

李世民打开扉页，暗淡烛光中，只见上面有一段楷书：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

李世民大惊，喃喃自语：“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？”他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武则天。

武德殿，五更，天还很黑。武德门外文武百官聚集在一起上早朝，他们冻得像百姓一样拱着手跺着脚取暖，等待宫门打开。终于等来看更守夜的侍官把沉重的宫门打开，百官蜂拥而入，彼此不认识般径往武德殿里走去。

武德殿内百官分例两侧跪倒在地山呼万岁，没有一人敢仰头看一眼殿上坐着的太宗皇帝。李世民手上拿着那本《宫廷秘录》，脸色铁青：“昨夜雷击甘露殿，殿顶倒塌落下这本藏在殿顶上的《宫廷秘录》。上有‘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’几行字。朕不明其意，请众爱卿予以解读。”

太史令李淳风出列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三月以来长安城中怪象异兆不断。先是天降大雨，雨中带有黑粟。市井中民谣传唱‘三代亡武王昌’。依臣看来，大唐帝国难逃一劫啊！”

文武百官面面相觑，个个惊恐万分。

突然，一阵狂风袭来，殿门大开。众大臣都吃了一惊，李淳风急忙来到殿门朝外张望，突然失声惊叫：“陛下你快来看，东边天际朝阳日出，白昼之时，竟有太白星出现！”

李世民等文武百官齐涌到殿门外朝天上观看，果然见太白星伴日同行之奇景！

长孙无忌跪倒在地：“陛下，如此异兆必对我大唐不利！”

李世民不以为然大笑道：“此乃天降吉兆、大唐昌盛之景象！”

李淳风：“陛下，昨夜雷击甘露殿，上苍昭示那个克星已在长安城中，也许可能就在这宫殿之中！甚至已在陛下身边！圣上，我好像已看见这个人了，这个人已经出现在您身边了！”

李世民突然想起武则天：“等等，我想起一个姓武的人来了！可她只是个小女孩啊。”

李淳风神秘地说：“臣观此番天象，这个人，自今以后不过三十年当称王天下，将大唐子孙斩杀殆尽。”

李世民难以置信：“你越说越玄乎了！难道我大唐江山还会葬送在一个侍女手里？朕戎马一生，浴血百战，方打下这大唐江山！一个姓武的小宫女都唯恐不测，那也太草木皆兵了吧！况且那武媚娘是于我有救命之恩的武士彟将军之女，朕何忍加害于她！”

长孙无忌：“陛下，天命不可违。如三十年后该有此劫，那时此人已老，人老多慈心，祸害总会可控。如现在杀了此人，上苍还可能生出个新的来代替她，那时就会更狠毒！所以陛下如不忍诛杀，可将其终生困于宫中！”

李淳风：“依你之见难道还得姑息养奸？”

长孙无忌：“陛下可将此人困居深宫永无出头之日！如此即可防范她万一出来犯我大唐江山！”

李淳风：“此计甚好。皇上既可不枉杀无辜又可谨防她狐媚惑主，只是得从此冷落了她！”

李世民默然无语良久，长叹一声：“可惜了。”

夜晚，在甘露殿寝宫里，李世民凝视着在替他点烛的武则天，他把《宫廷秘录》扔在武则天面前：“武媚娘，你知道这本书里写着什么吗？说是有一个姓武的人有一天会夺走我李唐江山！你相信吗？”

武则天从他试探的目光里明白了该怎么说：“皇上，臣妾以为这是杞人忧天！”

李世民：“哦？有何说法？”

武则天：“皇上，臣妾以为，自古以来，江山更替改朝换代，皆因民心所向！岂会因区区一本迷惑小书而江山兴亡！”

李世民惊奇地望着她：“嚯，你这黄毛小丫头居然还明白江山兴衰的道理！”

武则天：“皇上所说民心如水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，乃千古明理！”

李世民更是吃惊：“啊，你连我说的这些话都知道？”

武则天：“皇上乃千古一帝，大唐盛世固若金汤必将传之千秋万载，自然不会相信这种传播妖言迷惑朝堂的乱世之书！依我看，皇宫里不许有这种不祥之物，应该一把火烧了才是！”

李世民：“对啊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居然如此深明大义！从今往后，你就在朕身边协理政事，处置行文！”

武则天：“是，皇上，臣妾遵旨。”

李世民把《宫廷秘录》踩在地上：“朕险些也被这妖书迷惑！你把它烧了吧！”

武则天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她取过蜡烛，点燃了《宫廷秘录》。唐太宗转身走出了寝宫。武则天两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那本着了火的《宫廷秘录》也掉在地上。武则天呆呆看着火苗慢慢吞噬着书页，突然，她打了个寒战，目光死死停留在那行大字上——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

武则天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伸手捡起燃烧着的《宫廷秘录》，用衣袖扑灭了火苗，《宫廷秘录》已被烧得面目全非。她捧着残本，慌乱地四处看了看，空荡荡的寝宫里，没有一个人影，武则天一咬牙，迅速把《宫廷秘录》残本塞进了自己的怀里。

甘露殿外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如注。被雷电劈去一角的甘露殿飞檐，显得神秘而凝重。武则天瞪大着眼睛，她在心里默默地说，我命大，皇上没杀我，而且我仍然侍奉在他的身边，但从此皇上再也没有临幸我！在他眼里，也许我是个危险的女人，他迟早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。

御花园里，寒风萧瑟，成片的落叶乔木和花树都光秃秃的，宫墙边，有一棵硕大的腊梅，枝头开着黄澄澄的花朵，花枝伸到了宫墙的顶端。武则天爬到腊梅树上，小心翼翼地折宫墙顶端的腊梅花，却没够着。她挪动了几下，终于抓住枝条了。



少年李治捧着本诗卷走过来，摇头晃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这时他发现了武则天，不由叫起来：“嗨，你干什么？”

武则天大吃一惊，慌乱地松开花枝，等她看清李治不过是比她还小几岁的少年，便不屑一顾了：“走开，没见我在摘花么？”

李治似觉得难以思议：“爬这么高，你不要命了？”

武则天不理他，用力折下几枝腊梅，得意地笑了：“看到吧？笨蛋，我这不采下来了？”

李治仰望着站在树干上的武则天，有点羡慕地说：“你真了不起，我从没见过有谁爬这么高去摘花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是胆小鬼，嘻嘻。”武则天嘻嘻笑起来，清纯的笑容动人极了。李治仰望着花丛中的武则天，恍然有一种看见仙女下凡的感觉。

李治拍起手来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仙女。”

武则天更乐了，伸手从枝头上捋了一把腊梅花，撒向李治：“仙女散花啰，嘻嘻。”腊梅花瓣从天而降，李治的身边全是金黄的花雨，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。武则天不停地扔着花瓣，发出了银铃般清脆的笑声。李治的全身都落满了花瓣，奇特的清香让他心醉神迷，怀中的诗卷掉在地上。

就在这时，宫墙外的土路扬起遮天的尘土，一支马队疾奔而来。武则天兴奋地趴在宫墙上叫了起来：“啊呀，马队来了，好气派啊！”

李治大惊道：“不好，是父皇。”

武则天惊讶地看着李治说：“父皇？原来你是太子李治？”

李治急忙朝武则天挥手：“快下来，父皇看见会杀你的。”

武则天竟然还往树梢上爬过去，马队越来越近，风中出现了皇帝的华盖。武则天兴奋地朝李治挥了挥手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朝树下摔了下来。

树下停着辆装满木桶的车子，木桶里盛满了酒，武则天刚好掉进木桶里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酒水四溅。武则天从酒桶里冒出头来，头上、脸上都被酒水淋湿了，她全身湿漉漉的，手里还拿着那束腊梅，李治慌忙把她从酒桶里拉出来。她刚刚发育的躯体曲线毕露，散发出浓烈的酒香，快要把人熏倒。

武则天挣扎了一下：“等等，奴婢把花献给太子。”

李治一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武则天把那束腊梅举起来，朝李治嫣然一笑：“太子，这花是奴婢特意爬到墙上给你采的，你闻闻，好香。”武则天把花捧给李治，李治没有接，而是瞪着武则天，有点难以置信地说：“年纪轻轻，倒有几分胆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奴婢叫武媚娘。”

李治心里一动：“原来是救父皇的武将军的女儿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李治神情古怪地笑起来，下意识地一把折断了武则天手里的花枝，拿过一枝腊梅放到鼻子底下闻了一闻，他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征服这个少女的雄心。

宫墙外，马往宫中疾驰，武则天和李治坐在马上，她湿漉漉的身子被李治抱在怀里，她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，武则天嘻嘻笑了，笑得有几分得意。

李治似乎被武则天身上浓郁的馨香迷住了，目光迷离。

夜晚，一股阴冷的风吹过，祭星坛上燃着香烛，李淳风凝神观望着夜空——太白金星再次消失了。

李淳风念念有词地跪拜祈祷，然后又掐指计算着。

夜空中，一道流星掠过。李淳风大惊失色。

猛然间，一阵狂风袭来，祭星坛上的烛光全被吹灭。

含风殿，寒风贴着地面掠进翠微宫的含风殿，龙床前的纱幔拂动起来，躺在床上的李世民若隐若现，看上去他已病入膏肓了。

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君，此刻已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而武则天心里也明白，李世民在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女王武氏灭唐的预言，这个雄才大略的君王在梦里都是睁着眼睛的。

李世民蓦然睁开眼睛，瞪着镂花殿顶：“朕听见有马蹄的声音！还有鼓角吹起来的冲锋号声！”太子李治侍候在病榻前，李世民的嗓音飘忽不定，听起来十分虚无，他不得不凑过耳朵，他感觉到了父亲近乎无望的焦灼。

“父皇，您听错了罢，那是武才人在捣药呢。”李治意味深长地朝纱幔后面望了一眼。纱幔在风中摆动，朦朦胧胧地映出武则天姣好的身姿，李治一阵耳热心跳，急忙垂下目光，纱幔微微撩开，一双绣花鞋露了出来，李治眼角的余光便恋恋地停住，心跳和捣药的铜钵一齐雷鸣般鸣响起来。“笃，笃，笃笃笃……”

李世民忽然恼怒了，把手往外面一指：“朕明明听见有人打马过来了，朕的耳朵还没聋，朕能辨别任何一种马蹄声。”

李治恭敬地说：“父皇，儿臣这就去看看。”

李治走进纱幔后面，当他把视线转向武则天时，整个身体都被击中了，他打起了颤。武则天比少女时代显得丰满成熟多了，健康的肌肤似乎散发着灼热的光芒，让人不敢逼视。

纱幔前后好像隔着两个世界，死亡与青春的世界。这种奇妙的气氛使李治加快了心跳，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他冲动地张张嘴，他感到了武则天炽热的目光。

武则天抓住了他的手：“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啦？你在发抖……”

李治心旌摇荡，目眩神迷，喃喃地说：“仙女姐姐，仙女姐姐……”

武则天一愣，表情却越发温柔，风情万种：“殿下叫谁姐姐啊？”

李治梦游一般地说：“腊梅树上，你把花撒下来，你是散花的仙女，我忘不了……”

武则天内心涌起一股热浪，她被深深感动了，不顾一切地突然抱住了李治，李治也手忙脚乱地搂住了她。两人在纱幔后面紧紧抱在一起，压抑住的喘息使两人憋红了脸，抖得厉害。

那边李世民在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是什么在响？皇儿，皇儿——”

李治害怕了，满头大汗抽出身来，刚想退走，武则天拉住他，古怪而又粲然地一笑，李治的脸上粘上了星星点点的胭脂，恍然一窥，像猩红的花瓣。

武则天替他擦掉，李治魂不附体，又用衣袖使劲地擦了一遍。

李治回到李世民床榻前，他的手上端着碗汤药：“父皇，喝药吧。”

李治把李世民扶起来，喂他喝了药，李世民注视着纱幔，他的目光凉飕飕的，好像有一股无形的穿透力：“武才人真是尽心尽力，朕天天喝她捣的药，身体却一天天变坏，过去朕还能下床行走，现在一动也动不了了。”

李治搁下药碗，尴尬地说：“父皇说的是，武才人捣药都不忘为父皇念经祈祷哩。”



李世民淡淡地一笑：“是吗？她念经一定很好听。”

李治完全心不在焉了，在李世民闭眼躺下休息的时候，李治时不时偷窥着纱幔那头，武则天挺拔的身影像幅剪影，偶尔风吹过，那身影映在纱幔上就如舞蹈一般，摇曳多姿。

李治的额头出了汗，他擦了擦汗，大起胆子，捧着空药碗走进纱幔后面，他急不可耐地又拉住了武则天的手，两人都不吭声，无言中清晰地听见了彼此的心跳声。

忽然，病榻上的李世民睁开了眼睛，大叫道：“皇儿，你在哪里？”

纱幔后面，李治吃了一惊，药碗滑落下来，摔得粉碎。武则天连忙蹲下去，帮李治收拾破碎的药碗，两人的手又握在了一起，欲望在汹涌。

而此刻，李世民呆呆看着屋顶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朕听见了马蹄声，有人打马朝这边来了。”

打马而来的人是太史令李淳风，他在宫门前急速地勒住马，跳了下来。刘公公领着李淳风，急匆匆穿过含风殿走廊。

刘公公把李淳风带进含风殿时，李世民已经强打起精神坐了起来。

李治侍立在一侧，武则天则站在纱幔旁边，用一根小木杵轻轻碾着铜钵里的药末。

李淳风心中一阵凄楚，跪下叩头：“皇上龙体无恙，此乃我大唐黎民社稷的福祉，臣……”

李世民打断了他：“行了，爱卿非寻常之人，朕有所不知，爱卿还有所不知么？”

李淳风道：“皇上言重了，以臣之见，皇上会好起来的。”

李世民微微一笑：“朕早就听到你的马蹄声了，虽然朕病在床上，但朕的耳朵比兔子还灵。有话快说吧。”

李淳风站起来：“皇上命臣日夜观天象，臣发现，太白金星再次在夜间消失，在白天出现，确是凶兆。”

李世民：“你说下去。”

“臣在祭星坛上占了一卜，街坊谣传和《宫廷秘录》所载预言似已应验，这个武姓之女就在宫中。不出三十年，她当称王天下，大唐将有易姓之灾啊！”李淳风此言一出，李治心惊，不由得看向武则天，武则天也微微哆嗦了一下，小木杵敲击在铜钵上，发出“砰”一声响。

李世民却不动声色，瞪着李淳风：“既然此人已在宫中，那朕查出来后把她杀掉，如何？”

李淳风：“皇上，只怕天命不可违啊！”

李世民恼了，厉声道：“李淳风，难道朕能眼看着这个女人把朕的子孙斩尽杀绝，亡我大唐江山吗？”

李淳风“扑通”跪下：“臣不敢冒欺君之罪，是以直言不讳。”

李世民脸色铁青，他极力镇定自己，摆摆手：“朕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”

夜色深沉，天空中飘洒着淅淅沥沥的雨丝。

李世民靠在龙床上，气色极差。武则天捧着药碗进来了，她战战兢兢地站到李世民跟前：“皇上，该喝药了。”

李世民却慢慢伸出手去，抬起武则天的脸，语气阴沉地说：“让朕看看，你像不像个篡位的人？”

武则天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，手抖了一抖，汤药洒了出去。

李世民突然笑了，笑得意味深长：“你也会害怕？”

武则天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她可怜巴巴地说：“皇上，药洒了……”

“朕提防了你十二年，朕一直没有碰你。”李世民道。

武则天像只羊羔似的缩在一旁，轻轻把药碗放在茶几上，凄楚地说：“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”

李世民又笑了，是猫捉耗子的那种得意：“怎么看你都像个女贼。”

武则天脸色苍白，像只羊羔似的缩在一旁：“皇上何出此言？”

李世民：“你还记得第一次侍朕那天晚上吗？雷电击中甘露殿，掉下那本《宫廷秘录》。十二年了，朕始终不敢忘却那三行字：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”

武则天绝望：“十二年了！皇上还想杀我，就因为我姓武？”

李世民的喉管被一口痰塞住了，拼命地喘息，武则天赶紧替他捶背。

李世民缓过来：“什么不好姓，干吗姓武呢？又生了个女儿身，你命不好。”

武则天急忙跪下：“皇上非要我死，臣妾还有什么话说呢？”

李世民叹了口气，这个英武有余的皇帝第一次优柔寡断起来：“只是你服侍朕多年，朕不忍撇下你，你考虑一下，等朕死后，你该如何自处？”

武则天无言以对，睁着大眼，两行硕大的泪珠慢慢滚下，瞧上去楚楚动人。她机敏过人，知道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，便跪下答道：“妾蒙圣上隆恩本该以死报德，但是圣体未必不好，妾也不敢立即去死。宫中其他服侍过圣上的姐妹都将到感业寺出家，妾也情愿削发为尼，为圣上祈求长生，以报恩宠。”

“好！好！难得你有这番心意，明日即可出宫，也省得朕为你劳心了！”

“谢皇上隆恩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武则天站了起来，慢慢地退了出去，她的目光有点哀怨地掠过站在一边的李治身上。

李治呆在一旁：“父皇，不知为何要将武才人赶出宫去？”

李世民：“武氏应着图讖，我欲将她处死，心中不忍，好在她自愿为尼，自古天下没有尼姑能做皇帝的事，这下我死也安心了！”

李治含泪跪下时，从袖筒里滑出一卷书。

李世民最后的眼光追寻过去，发现那是本诗集，他无端地变得焦躁了，叹了口气：“大唐帝国现在需要的是帝王，你怎么一心就想做个诗人呢？你永远要记住这句话：帝王一软弱就只好做别人的刀下鬼了，明白么？”

李治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口中唯唯诺诺。他似乎又听见捣药的声音响起来，一下一下……

李世民锐利的目光好像要看穿一个秘密，他对李治厉声地说：“你要注意那个女人。我虽恩准她去感业寺当尼姑，我死之后你要用心提防。要是她不守规矩，就速速取她性命，免得留下后患。记住了吗？”

李治胆战心惊：“孩儿记住了。”

李世民吃力地从床边抓起他的遗旨，递给李治：“拿着，这是朕给你的遗旨，任何时候，你都可以凭朕的遗旨杀了她。”

此刻，武则天正捧着铜钵，跪在纱幔边偷听，她已把李治和李世民的这番对话听得清清楚楚，手里那根捣药的木杵在她掌中轻轻旋转，药末已全撒在了地上。

武则天的目光中，闪烁着恐惧和求生的渴望。

李治捧着唐太宗的遗旨，神思恍惚地走过来，刚走到纱幔后头，他就被武则天一把抱住



了。武则天泪水涟涟又孤立无助地望着他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太子果真要杀臣妾吗？”

李治手足无措，不知说什么好，他下意识地想推开武则天。

武则天难过地说：“太子殿下，你现在就取臣妾的性命吧，臣妾进了感业寺，也是生不如死啊！”

李治头痛似的捂捂脑袋：“我心里很乱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

武则天挂在眼眶边的泪珠掉下来，珍珠一样飞溅有声，她拼命想把它忍回去，苍白的脸反而迸出了一层艳色，让她更加楚楚动人：“皇上的旨意，太子殿下是违背不了的，臣妾不过是个小小的妇人……”

李治忙用手捂住武则天的嘴：“媚娘，别……别……”他感到靠在肩头的武则天快要瘫倒下来，而且她似乎一直在微微地哆嗦。李治情急之中抱起她来到纱幔后面的角落，那儿有一排椅子和一张茶几。

李治将武则天放在宽大的红木椅上。

武则天软弱无力地说：“殿下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李治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他举起手里的遗旨，手忙脚乱地凑到蜡烛的火苗上，遗旨被火点着，烧了起来。

武则天不由得惊叫了一声：“啊——”

李世民的遗旨化为了灰烬。李治这才害怕起来，吓得两腿哆嗦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武则天从红木椅上挺坐起来，泪如雨下：“殿下，你走吧，皇上知道了会杀了你……”

李治哆嗦着爬到红木椅前，战战兢兢拉住了武则天的手：“媚娘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”

武则天一阵感动，她噙着泪凄凉地笑起来：“谢谢，谢谢太子殿下。”

李治的心越发乱了，不知是爱还是恐惧，持久的战栗忽然从他身上消失了。

武则天勇敢地选择了主动——她一下子扑倒在他怀里，不顾一切地搂紧他，喃喃地说：“太子，你就让我死前做一回真正的女人吧！”

李治怪异地问：“什么意思？难道你？没和父皇……”

武则天道：“当年初次进宫，我被你父皇临幸那夜，尚未及侍寝，雷电击中甘露殿，你父皇见到了那本该死的《宫廷秘录》后，就永远不再临幸于我了！”

李治袖筒里的那本诗集又滑出来了，随着他身体的晃动落到椅背边上的茶几上，诗页摊开后，露出了夹在里面的一大把腊梅花，花瓣早已干枯了，因为时间久远而变得像纸一样脆薄，但它们仍奇怪地色泽鲜艳。

武则天的头往后仰着抵在茶几旁，她的头发压着干花和诗页，在晃动时瑟瑟有声。

李治的呼吸立刻急促起来，诗页上醒目的诗行、花和女人娇媚的脸，像巨浪一样把他掀起来，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诱惑。全身的感觉都苏醒过来，这使他第一次铤而走险，他掀开了武则天的衣裙，在她的头上和秀发上抚摸着，他的动作充满了激情与力量。

喘气声在纱幔后头流荡。武则天望着意乱情迷的李治，妩媚地说：“你真喜欢臣妾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“她是你的了，但现在还不是你的。”

“你是我的，我再也不让你跑了。”

武则天的泪又涌上来：“你虽然烧了圣旨，但皇上还是会让你杀了我，你会杀我吗？”

唐太宗似乎听到响动，终于挣扎着发出了声音，他的面容异常狰狞：“来人，来人啊！”但他

的声音浑浊而嘶哑，外面的人根本就听不见。

纱幔后面的李治听见了，他一手搂着武则天，另一只手捣着空空的药钵。李治中气不足地高声回答：“父皇，儿臣在为你捣药呢。”

从纱幔这头望过去，李世民的一双脚露在病榻上，他无望地蹬动着。

武则天忽然泪如雨下。李治大惊：“媚娘，媚娘，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哭了？”

武则天哽咽道：“臣妾蒙殿下眷顾，永世不忘。但今日之后，臣妾再不能侍奉殿下，相爱之日，恐怕就是永别之时，但愿殿下不要忘记臣妾，臣妾就是死也无怨了。”

李治急切地说：“媚娘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等我登基之后，我们一定会相聚的，永不分离。”

武则天紧紧地抱住了李治：“殿下，你这是天子的誓言吗？”

李治慨然道：“是，这是天子的誓言。”

武则天：“但不知何年何月再相见啊。如蒙殿下赐赠一物，见它如见到殿下一样，臣妾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李治连忙从腰间解下九龙玉佩，塞到武则天手里：“媚娘，给。”

武则天紧紧握着九龙玉佩，泪如雨下：“殿下，抱紧点，把臣妾抱到你心里去吧。”

李治抱紧了武则天，武则天迎合着李治，差点要叫出声来，她急忙把九龙玉佩含进了嘴里，死死咬着玉佩。

这时李世民突然在那边发出一声断气前的长号，低沉、苍凉、无奈。

李治这才从武则天怀里挣脱出身来，他奔到父亲身边，愣了愣，“呜哇”一声号啕大哭。

李世民弥留之际用最后的力气想说什么，却含糊地发不出声音。

李治叫道：“父皇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快说啊！”

李世民喘着大气一直说不出来，终于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突然发出一声：“杀了她！”

李治：“杀了谁？”

李世民这时已不会说话，只能用颤抖的手指在儿子的手掌上画着。李治看着一画一画写出一个字来。

李治：“武？父皇，是个武字吗？”

李世民只能最后点了一下头便咽气了。

李治失声大哭起来：“父皇，我知道你让我杀了谁了，可我不会杀人，何况她只是个无辜的女孩啊！难道就因为姓武就要惨遭杀害吗？”

纱幔后，武则天侧耳听着李治的哭声，她的脸上露出大劫已去的微笑，她把李治给她的那个九龙玉佩藏进怀里，然后把那支捣药的木杵狠狠地扔到窗外，木杵丢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。

武则天喃喃自语：“这一劫，我挺过来了！可我知道这只是我漫长人生磨难的第一关！”

群山环抱之中的感业寺，黄墙黑瓦掩映着苍翠的山色，景色秀丽。但从近处看，这座庙宇却显得十分奇特，寺前是个圆形的空坪，底下有一圈环绕空坪的花园，整个形状好像一顶草帽——它事实上是孤零零地建在深不见底的悬崖上的，也许崖壁太陡峭了，风声和水声显得十分急促尖利。

花园里并没有常见的花木，或许以前有过，都是木本植物，但它们全枯死了，纵横交错的枝杈空无花叶，密密匝匝地织成了一片栅栏似的大网，看过去是触目惊心的荒凉。也有几株



活着的花木，比如芙蓉，光是长绿叶，花朵莫名其妙地被折走。

一阵钟声响了起来，在群山回荡，却显得那样凄清……

一个官差骑着快马飞驰而至，他身上背着一个鼓鼓的行囊，他被引见住持。官差将行囊打开，里面是金银珠宝，住持露出了贪婪的目光。

鼓乐响起，仪仗簇拥着身着龙袍的李治，登上宏伟的太极殿。太极殿前，李治在龙椅上坐下，殿下的广场上，站满了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首的文武百官。

李治慢慢从龙椅上站了起来。

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跪下，文武百官跟着黑压压地跪下。长孙无忌等文武百官山呼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李治俯瞰着跪了一地的文武百官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的笑容灿烂极了。

宫女们簇拥在感业寺前的空坪上，如同一群等待宰割的羊羔。年老的住持拿着剃刀为新尼们举行落发仪式，一批老尼则双手合十，坐在寺前的台阶上诵经。

武则天站在离开人群的地方，她看见美人们黑云般的长发随风飘起，散成丝丝缕缕的黑雨后，坠向深涧。没飞远的则落在花园的枯树上，零乱地披挂着，发上没来得及取下，或被遗忘掉的珠玉饰物闪闪发光，使她蓦然感觉到一阵深深的寒意。

哀哭声和诵经声一齐回荡着。

剃度后的宫女戴上青色的孝帽，又机械地坐到老尼们边上，一齐诵起经来。最后剩下的是武则天，此时住持脚下已换下了十来把剃刀，她特意要了把新的，她冷笑道：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就是那个叫武媚娘的武才人了？”

武则天：“是，我就是。”

住持：“看你那妖眉狐眼的骚样，怪不得有人容不得你呢！”

武则天默默坐在凳子上，两个粗壮的女尼过来按住她的肩，她拿眼望望她们，扭动了一下双肩，她们的手迟疑地松开了。

武则天伸手掀落孝帽，乌亮的长发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。住持的剃刀立刻跟上，按在了武则天的发根上。武则天的眼里涌起了泪水，她自言自语：“头发一落，就不是女人了……”

住持冷冰冰地说：“这样才好，你们原都是先皇的人，剃掉头发，就六根清净了。”

住持的剃刀刮过武则天的发根，长发纷落于地。



第二章

武则天自十四岁进宫，在宫中和感业寺内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。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，她熬过了一个女人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，可此刻她依然只是个卑微的女尼，过着青灯古佛的日子。

御花园的腊梅花，金黄一片，香气扑鼻。

李治的眼前恍然出现了武则天爬树的身影，耳边也响起了武则天清脆的笑声：“仙女散花啰，嘻嘻……”

腊梅花瓣从天而降，仿佛又是一场金黄的花雨，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。一片片飘落的花瓣，李治湿润了双眼，折了枝腊梅，喃喃念道：“媚娘，不知你现在怎么样了？你还好吗？”

感业寺大殿内，诵经声夹杂着木鱼抑扬顿挫的敲击声，慵懒地传出。群尼在昏暗的大殿里席地而坐，各人盘曲的大腿内放着本打开的经书。

住持坐在讲经坛那头，目光鹰鹫似的俯视着众人。那些做了尼姑的宫人显然对这一切毫无兴趣，情绪低落地胡乱张着嘴，有的怔怔出神，有的则东张西望。

住持突然犀利地盯着那些走神的人，手中的木槌猛地敲向木鱼，发出特别突兀刺耳的声响，把众人都吓了一跳。

住持：“今天就念到这儿，回去还要好好念。佛法装进心里，你们的头才算真剃了。贫尼进



食、睡觉无不听见诵经之声……我佛慈悲，阿弥陀佛。”

众尼站起来，慢慢散去，粗役挑着两桶水走了进来。住持望着正要离开的武则天，叫道：“空了，来，你把这地板擦洗一遍。”

武则天一怔：“住持，你叫我吗？”

住持冷冷地看了武则天一眼：“你现在的法号是空了，当然是叫你。”

武则天迟疑着，走到了水桶的前面，抓起一块大抹布，浸到水桶的冷水里，再拿起来绞干，跪到地上擦起了地板。突然，肚子一阵疼痛，武则天放下抹布，用手揉了揉肚子。

住持冷冷地瞪着她：“怎么啦？”

武则天脸色苍白，无力地答道：“我肚子疼。”

住持冷笑：“哼，一干活就肚子疼，你以为你还是娘娘啊？”

武则天连忙解释：“不不，我是身上来了，一碰冷水就肚子疼，住持也是女人，该知道女人的难处。”

住持却故意刁难：“哼哼，偏偏我从小就出家了，不知道女人的难处。”

武则天哀求道：“住持行行好，等我肚子不疼了再擦地板吧，我一定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
住持嘲讽：“我看是你的手太娇贵了。”说完，住持向站在身边的壮尼示意。

那两个壮尼会意，上前把武则天拖了过来，硬生生地把她的双手浸在冰冷的水里，武则天面色苍白，额头上直冒冷汗。武则天痛苦地蜷曲着肚子，呻吟起来：“我真的肚子疼……”

住持阴着脸：“那你再洗个冷水澡，肚子就不疼了！”住持话音未落，那两个壮尼便把木桶拎了起来，整桶的冷水劈头盖脸地泼在武则天身上。武则天全身湿透，嘴唇青紫，直打哆嗦。住持却仍然面无表情：“都听着，这里没有先皇的女人，一个也没有！”

残烛摇曳，受了凉的武则天发起了高烧，脸色惨白。武则天抿了抿干裂的嘴唇，用尽力气从床上撑坐起来。

武则天缓缓地枕下抽出了《宫廷秘录》，凑近烛光开始翻看。

书页里，夹着她剃度时保留下来的那缕青丝，青丝边，是那行触目惊心的预言——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

屋外万籁俱寂，时近时远的木鱼声合着火苗的跳动，使房内布满晃荡不定的光影。

武则天哆嗦着摸了摸那行字，突然用指甲狠狠地扣住了“武氏”这两个字，似乎要把这两个字给挖出来。顿时，她悲从中来，不由泪如雨下。

蜡烛也在流泪，烛泪流下后凝结起来，白汪汪的一大摊。

武则天泪眼蒙眬地盯着烛光，幻化出李治的笑脸：“娘娘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，等我登基之后，我们一定会相聚的，永不分离。”

武则天突然打了个激灵，于是站起来，从屋角的箱子里找出了一条石榴裙。武则天捧着石榴裙，泣不成声。

武则天拿起毛笔，写下了思念李治的《如意娘》。

看朱成碧思纷纷，
憔悴支离为忆君。